

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的海洋經驗與書寫

王政文*

< 차례 >

- I. 前言
- II. 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教士
- III. 傳教士的海洋經驗
- IV. 傳教士的海洋書寫
- V. 結語

中文要約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透過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的紀錄，瞭解傳教士的海洋經驗，及其對海洋的書寫，由此說明西方傳教士對環台灣海域的認知，並經由傳教士的書寫呈現十九世紀西方對東方的認識。文中說明十九世紀基督教來台宣教的動機與背景，介紹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教士及其相關史料。並透過傳教士的書信，日記，回憶錄等史料，說明傳教士從各地來台所遭遇的海洋經驗。文中指出傳教士的海洋書寫並非只是被動承載，反映所處環境的訊息，而是在預設關懷下，加以主觀詮釋，理解，而其海洋書寫特色，則是將海上的風浪遭遇連結至「聖經」中的人物或場景，由此做為海上遭遇的依靠。

關鍵字：十九世紀，台灣，基督教，傳教士，海洋經驗，海洋書寫

* 臺灣 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 助理教授

I. 前言

十九世紀來台的基督宗教，主要有三個脈絡。一是一八六五年來台，以台灣府城(今台南市)為中心的英國長老教會(南部教會)；二是一八七二年來台，以淡水(今新北市淡水區)為中心的加拿大長老教會(北部教會)；三是一八五九年來台，以打狗(今高雄市)為中心的天主教道明會。一般所稱的基督宗教，大體上分為舊教(天主教)與新教(基督教)，新、舊教原屬同一體系，一五一七年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揭起宗教改革後，改革的新教由舊教分出，而後隨著西方的興起，新航路的發現，基督教也同荷蘭商業貿易的東來，傳進台灣。荷蘭治台三十八年，隨著荷蘭的離去，基督教也中斷在台的傳布。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之役後，簽訂天津條約，台灣開港通商，一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教會再度將基督教傳入台灣。

隨著西方的興起，傳教士也開始在東亞地區活動。這些傳教士輾轉於各地宣教，多數傳教士都不只在一個固定的地點活動，他們四處移動，穿梭於台灣，大陸，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他們除了宣講福音外，亦將西方文化帶至亞洲。透過考察傳教士的移動歷程，或許我們也能對東亞地區的歷史有更多不同的認識。本文的主要目的，即希望透過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的紀錄，瞭解傳教士的海洋經驗，及其對海洋的書寫，由此說明西方傳教士對環台灣海域的認知，並經由傳教士的書寫呈現十九世紀西方對東方的認識。

首先，本文說明十九世紀基督教來台宣教的動機與背景，並介紹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教士及其相關史料。其次，透過傳教士的書信，日記，回憶錄等史料，說明傳教士從各地來台所遭遇的海洋經驗。最後，說明傳教士海洋書寫的意涵。文章中主要以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及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的著作為文本分析的主要資料，再輔以其他來台傳

教士的相關海洋經驗與書寫。這兩位傳教士都於一八七二年前後來台，一北一南，亦同時留有豐富資料可進行討論。

II. 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教士

1. 宣教背景與概況

十九世紀基督教海外宣教的熱潮，起源於十八世紀基督教的靈性復興運動，包括德國的敬虔運動(pietism movement)，英國的福音復興運動(Revivalism)，美國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等。¹⁾ 教會史家賴德烈(Kenneth S. Latourette)稱十九世紀是「基督新教的世紀」(the protestant century)，對基督教的歷史而言是「偉大的世紀」(the great century)。²⁾

一八〇七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受倫敦宣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前往中國，成為新教在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一八四七年十一月，英國長老教會所差派的賓威廉牧師(William C. Burns)抵達香港。一八四九年二月，賓威廉與兩位當地信徒在廣東沿海進行七週的佈道活動，展開長老會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一八五一年七月，賓威廉決定以廈門做為英國長老會在中國的第一個傳教中心。³⁾ 一八六〇年九

1) Willston Walker著，謝受靈，趙毅之譯(1998)，「基督教會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頁774-820。

2) Kenneth S. Latourette(1941),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Christian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vol. vi, p.33.

3) Edward Band(1947),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p.1-13.

月長老會駐廈門的杜嘉德牧師(Carstairs Douglas)與駐汕頭的金輔爾牧師(H. L. Mackenzie)與信徒黃嘉智, 吳文水一同來台訪問淡水及艋舺等地, 考察傳教的可能性。杜嘉德指出台灣「爲福建漳廈一帶來的移民, 講福佬話, 而全島也以福佬話爲普遍。爲了這個理由, 且此地時有外國船隻和當地人民接觸, 似乎應該由廈門已經建立的教會來擔任傳道工作。跨過海峽, 仍通行着同樣的語言, 覺得很不平常。在大陸隔了一百哩, 就使我們覺得言語不通了。因此, 我們耳中似乎聽到一種強烈的呼召:「到這裡來幫助我們」, 直到福音在這裡發揚光大起來」。⁴⁾

馬雅各醫生(James L. Maxwell)是十九世紀首位駐台宣教士。他在一八六四年一月二日, 抵達廈門後便努力學習福佬話, 爲來台宣教做準備。⁵⁾ 一八六四年十月五日, 馬雅各, 杜嘉德與僕人吳文水抵達打狗, 進行三週的訪查。首先他們觀察天主教道明會(Dominican)所設立的打狗前金天主堂, 然後步行到台灣府; 停留一週後再返回打狗, 並拜訪埤頭(今高雄市鳳山區)。馬雅各在這次探訪行程中, 對台灣府人口稠密印象深刻, 認爲沒有任何地方比台灣府更適合做爲在台灣宣教的起點。⁶⁾

一八六五年五月, 馬雅各在杜嘉德陪同下與三名福建漢人助手陳子路, 黃嘉智, 吳文水在打狗登陸, 同行的還有英國聖經公會的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及廈門會友李西霖, 王阿炎。英國駐打狗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建議馬雅各在打狗傳教, 因爲打狗有外國人居住且領事館可以就近保護。但馬雅各考量府城人口衆多, 而選擇以府城爲傳教中心。⁷⁾ 六月十六日, 打狗海關稅務司官員馬威廉(William Maxwell)頂讓

4) 1860年10月1日, 杜嘉德在亞細亞號船上所寫的信。引自賴永祥(1990), 『教會史話』, 第一輯(台南:人光出版社), 頁274。

5)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April 1864, p.123.

6) "Letter From The Rev. Carstairs Douglas,"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February 1865, pp.51-52.

在府城大西門外看西街租借的房屋給馬雅各開設佈道所兼醫館，正式開始在台灣宣教。⁸⁾ 英國長老教會發現台灣與廈門語言相同，居民也多是福建漳廈一帶來的移民，因而應該由廈門已經建立的教會來擔任傳道工作，並選定當時全台最大的市鎮「府城」，作為宣教起點。⁹⁾

佈道所開設後約有十天連續佈道，分發真理單。醫館最初病患非常踴躍，每天約有五、六十人。馬雅各每天上午九點應診直到下午兩、三點，有時到四點。稀奇的洋教與神奇的醫術很快在府城傳開。¹⁰⁾ 由於馬雅各使用奎寧，並進行白內障和切除腎結石的手術，速效的治療方式吸引全島各地病患前來，但也引起本地醫生的敵意。城裡開始散佈謠言說外國人是在殺害漢人，取出腦漿和眼睛來製造鴉片。¹¹⁾ 街上傳言洋醫生挖目眼，吊人疤做藥，城牆壁上貼出馬雅各殺人匿屍於佈道所厝內，殺病患，挖墓取屍體來入藥，所以藥效才會特別好的佈告。這些謠言激起群眾的騷動，來醫館看診的病患，逐漸減少到十五至二十名。七月六日，馬雅各散步時遭到群眾以石頭攻擊。七月九日，街上聚滿群眾要拆佈道所，吳文水進城報官。兩個小時後台灣縣知縣張傳敬勸馬雅各離開府城，三天後馬雅各離開台灣府，前往打狗。¹²⁾ 首次在府城的傳教工作沒有成功。

7) "Letter from Dr. Maxwell (Amoy, October 31, 1864),"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February 1865, pp.52-54.

8) 黃武東，徐謙信編(1959)，「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台南：人光出版社)，頁4。

9)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頁7-8。

10) 黃茂卿(1988)，「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1955)」(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頁29-30。

11) W. A. Pickering(1898),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p.78.

12) 黃茂卿(1988)，「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1955)」，頁30-31。

馬雅各自入府城至撤退一共二十四天，傳教工作並不順利。馬雅各認為「挫折也有上帝的美意」，更指出「居民約二千之海邊小村(打狗)，並不是傳道部(Mission)的選擇。很自然地，島之首都有七萬居民的台灣府城才是真正目標，傳教士也就受派前往該地。」¹³⁾ 馬雅各被迫離開後，轉往旗後(今高雄市旗津區)發展。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屋主呂魁收足永租銀五百五十元，將旗後街仔內大竹里厝屋「永遠租給英醫生馬雅各代耶蘇聖教」，「其厝屋內所有，聽憑英醫生馬雅各撤改，隨便起蓋禮拜堂厝，傳道理居住」。¹⁴⁾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首位駐台牧師李床(Hugh Ritchie)與夫人抵達打狗。¹⁵⁾ 一八六八年「安平砲擊事件」後，¹⁶⁾ 英國領事吉必勳(John Gibson)的武力政策，使得基督教的傳教權力得到地方官的背書。¹⁷⁾ 一八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馬雅各重返府城，在二老口(今台南市衛民街，北門路口)租屋做為傳教根據地。他將打狗的醫療工作交給萬巴德醫生(Patrick Manson)，將傳教工作交給李床，再度回到府城，¹⁸⁾ 展開傳教工作。

十九世紀來華的英國長老教會，當時的傳教方式是先設立一個中心地(Organised Station)，再由這個中心向外(Unorganised Station)擴散。也就是先選定一個中心，由此將傳出福音，然後漸漸擴大傳教範圍與活

13) 賴永祥(1992)，『教會史話』，第二輯(台南：人光出版社)，頁11-12。

14) 「永遠租給約據字」，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3)，『台灣私法物權篇(第八冊)』，台灣文獻叢刊第150種(台北：台灣銀行)，頁1388-1389。

15) 黃武東，徐謙信編(1959)，『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頁7。

16) 安平砲擊事件起因於樟腦事件及一八八六年間一連串的教案及其間的交涉經過與誤解。葉振輝，「安平砲擊事件前夕的地方交涉」，收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編(1990)，『台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台南市政府)，頁221-242。

17) 蔡蔚群(2000)，『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246-250。

18) 黃武東，徐謙信編(1959)，『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頁11。

動，但不超過此中心的影響範圍。像是一八四二年選擇在廈門做為長老教會宣教中心，因為附近有漳，泉兩個重要城市；一八五八年選擇在汕頭設立中心，然後往附近的達豪埔，澄海，慶春，潮州等地擴張；一八六五年選擇在台灣府建立中心準備向外擴張。¹⁹⁾ 但是傳教的結果是邊緣比中心好，一八七五年六月來台的巴克禮(Thomas Barclay)指出，在他來到台灣府城教會前「直到那時為止府城以北教會所屬的信徒全部都是平埔族，其中沒有一個漢人。²⁰⁾」當時在府城以北，沒有一個漢人的教會會員。信徒全部是平埔族人，嘉義也設立一間佈道所，可是沒有漢人的信徒。²¹⁾ 這樣的情形引起總會的質疑。當甘為霖的宣教工作越來越有進展時，總會卻開始質疑他，為什麼都是在偏僻的原住民小村落，為什麼不到人口密集的漢人城鎮傳教，卻選擇偏遠的地方。²²⁾ 顯然傳教事工已多數集中在平埔村落，在府城附近及府城以北的教會幾乎都位於山地。這也開始引起平地漢人的懷疑，漢人認為傳教士輕視漢人而故意迴避他們，因此傳教士計畫在嘉義傳教，其部分的理由就是希望能夠解除這種誤會。²³⁾ 進而在漢人村落中，也能建立起更多教會。

19) Jas Johnston(1897), *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pp.195-200. 賴英澤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中，將這種傳教的方式稱之為「遠心」宣教方法。參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7。

20) 巴克禮(1935)，「台灣南部設教七十年的回顧」，「台灣教會公報」，第607號，1935年10月，頁1。

21) Thomas Barclay(1997)，「初代教會的信徒」，收入井川直衛編，邱信典譯，「巴克禮的心靈世界」(台北:雅歌出版社)，頁70。

22) William Campbell(1915),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pp. 81-82. 該書有中譯版本，見:William Campbell著，林宣弘，許雅琦，陳珮馨譯(2009)，「素描福爾摩沙」(台北:前衛出版社)。

2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23-24。

一八七二年三月，偕叡理牧師受加拿大長老教會差派，以淡水為中心在北部從事宣教工作。從一八七二年到一八八二年止，馬偕主要的傳教對象是北部漢人社會。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八年間，馬偕的宣教重心幾乎全部放在蘭陽平原的噶瑪蘭平埔族人上，七年間在噶瑪蘭成立二十八所教會，施洗信徒達兩千三百八十七名。²⁴⁾ 同樣的，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來台的西班牙道明會神父郭德剛(Fernando Sainz)，最初也是以漢人為傳教對象，從打狗到府城，最後卻在平埔族的村落萬金莊生根發展。²⁵⁾ 顯然，基督教在平埔族中有顯著的發展。

從十九世紀基督教在世界各地的宣教事工中，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原住民部落的宣教都比同時期在較具文明規模的社會來的成功。在十九世紀的非洲與一八六〇年後的中國，這個現象都相當明顯，²⁶⁾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台灣。

基督教在漢人為主的城市或村莊中不容易發展，但是在邊陲社會中卻有很大的進展。在北部傳教的馬偕也遇到相同的狀況。一七九六年漢人逐漸遷入蘭陽平原，漢人與噶瑪蘭人接觸後，噶瑪蘭人開始接受漢人的民間信仰。一八七三年十月，馬偕首度造訪噶瑪蘭，至一八八二年止共六度造訪。在這六次行程中，馬偕雖造訪噶瑪蘭平埔村落，但漢人的村落如頭城，蘇澳，南方澳，羅東，三結仔(今宜蘭縣宜蘭市)，龜山島，²⁷⁾ 是

24) 陳宏文，「馬偕博士略傳」，收入George Leslie Mackay著，陳宏文譯(1996)，「馬偕博士日記」(台南：人光出版社)，頁20。

25) Pablo Fernandez(1959),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1859-1958)*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Sto. Tomas, 1959;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Reprinted, 1994), pp.29-40.

26) Andrew F. Walls(2002), *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Faith*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pp.85-173.

27) George Leslie Mackay著，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

馬偕的造訪重點，但在這些漢人村落中，馬偕遭到拒絕和恥笑。²⁸⁾ 一八八三年馬偕再度來到噶瑪蘭，轉以平埔族為傳教對象。馬偕首先到武暖社(今宜蘭縣礁溪鄉光武村)，但當地人沒見過外國人，遇到馬偕都逃離避開，他後來到番社頭(今宜蘭縣壯圍鄉)，遇見噶瑪蘭族的「夏芥辣」，²⁹⁾「烏面」，「八寶龍」三人，三人表示「平埔族怕漢人及官方報復，所以不敢接待他們。」當晚邀請馬偕到村裡晚餐，吹海螺殼叫全村的人出來聽馬偕講道，自此一村傳一村。³⁰⁾ 一八八三年便建立起十一所禮拜堂，一八八四年再建三所，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七年又建九所，一八八八年再增加五所，到一八八八年止一共建立二十八所禮拜堂。³¹⁾ 根據一八九六年台灣總督府的調查，噶瑪蘭人口有二千八百二十七人，而從一八八三年到一八九〇年間，歷年受洗的信徒達二千八百〇四人，³²⁾ 顯然噶瑪蘭人幾

會史蹟委員會策劃翻譯(2012)，「馬偕日記 I:1871-1883」(台北:玉山社)，頁141, 216, 278, 334, 352, 526.

28) George Leslie Mackay, ed. J. A. Macdonald(1895),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5. Repri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p.220.該書有三個中譯版本，見: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耀南譯(1959)，「台灣遙寄」(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George Leslie Mackay著，周學普譯(1960)，「台灣六記」(台北:台灣銀行)。George Leslie Mackay著，林晚生譯(2007)，「福爾摩沙記事:馬偕台灣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

29) 夏介辣是宜蘭湯仔城的平埔族，改宗基督教前是個「風流才子」，善唱管弦曲，演木偶戲。一八八四年會到淡水讀神學，後從事傳道工作。黃六點主編(1972)，「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北部設教百週年紀念刊」(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頁652。

30)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著，陳宏文譯(1997)，「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台南:人光出版社)，頁39-41。

3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89-90。

32) 田代安定(1896)，「宜蘭管內調查錄」，「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殖產部報文」(台北:台灣總督府)，頁323-325。

乎全部改宗基督教。

2. 來台傳教士及其相關史料

關於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的研究，主要可以透過下面史料來進行討論：

一，教會檔案：(一)，收藏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英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教檔』(*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47-1950*)，收入會議紀錄，傳教士書信，著作，教會傳教單張，手冊等。³³⁾ (二)，收藏於加拿大長老會檔案事務所的『加拿大長老教會檔案』(*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Archives*)，台灣神學院藏有其中有關台灣部分的相關微捲。³⁴⁾ (三)，甘為霖編的『台南教士會議事錄』(*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留下許多十九世紀南部教會的相關紀錄。³⁵⁾

二，書報雜誌：一八八五年由巴克禮創辦的『台灣府城教會報』。一八九二年更名為『台南府教會報』，一八九三年更名為『台南府城教會報』，一九〇六年更名為『台南教會報』，乃至一九三二年的『台灣教會公報』，是

33)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47-1950*. 「英格蘭長老教會海外宣教檔」(PCEFMA)(中壢: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藏)。參見魏外揚，「英國長老會海外宣教檔案中台灣部分之評介」，收入林治平主編(1998)，『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傳播中心)，頁153-170。

34) Kim M. Arnold, 「Hand in Hand: An Analysis of the Archival Documentation Pertaining to Taiwan as Held by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 Archives and Records Office. 1875-1998」，收入林治平主編(1998)，『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71-193。

35) William Campbell(1910),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Hastings: F. J. Parsons, LTD. 1910; Reprinted 台南:教會公報社, 2004).

研究台灣基督教史不可獲缺的資料。³⁶⁾ 其中保存當時傳教士及教徒對台灣的記載，時事批評，回憶，教會訊息，教義，靈修及信仰生活等資料。另外，『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³⁷⁾ 『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³⁸⁾ 『使信月刊』(*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³⁹⁾ 中也有許多來台傳教士留下的一手報導及觀察。天主教方面也有郭德剛整理道明會傳教士的報告與書信⁴⁰⁾

三，傳教士著作與回憶錄：十九世紀傳教士與外國人來台遊記，日記，考察報告等相當豐富。舉凡馬偕，甘為霖，巴克禮，李庠，梅監務(Campbell N. Moody)等傳教士都留下大量日記，書信，回憶乃至研究作品。⁴¹⁾ 並可輔以當時西方人士對台灣的描述記錄，著作，或來台遊記，日記。⁴²⁾ 這些

36) 參見翁佳音(1990)，「室藏『台灣府城教會報』介紹」，『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7期(1990年12月)，頁47-49；吳學明，「『台灣府城教會報』及其史料價值」，收入吳學明(2006)，『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北：宇宙光)，頁187-210。張妙娟(2005)，『開啓心眼：『台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台南：人光出版社)。

37) 參見李金強，「從『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看清季台灣基督教的發展」，收入李金強(2006)，『聖道東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台北：宇宙光)，頁87-99。

38) 張秀蓉編(2008)，『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台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39) 『使信全覽』(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2006)。台灣教會公報社於2006年重新翻印英國長老教會自1850年至1947年的『使信月刊』(*The Messenger*刊名在不同年代有不同名稱)，全套75集，定名為『使信全覽』。

40) Pablo Fernandez(1959),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1859-1958)*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Sto. Tomas, 1959;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Reprinted, 1994); Pablo Fernandez著，黃德寬譯(1991)，『天主教在台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台北：光啓出版社)。

41) 參見魏外揚，「來台基督教宣教士傳記之研究」，收入林治平主編(2002)，『從險學到顯學：二〇〇一年海峽兩岸三地教會史研究現況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頁587-603。

42) 參見費德廉(Douglas Fix)，羅效德編譯(2006)，『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如果出版社)。費德廉網站中收集相當豐富有關十九世紀來台外國人所留下的紀錄，參見<http://academic.reed.edu/formosa/>。

傳教士們的著作與回憶錄中，保存許多對台灣的描述與紀錄。

四，官方檔案記載：主要有『教務教案檔』，⁴³⁾『籌辦夷務始末』，⁴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⁴⁵⁾『法軍侵台檔』⁴⁶⁾等，而光緒年間清政府多次下令清查淡水廳及新竹縣境的教堂，因而在『淡新檔案』中留下許多文獻及教堂地圖，教堂建築繪圖，成爲珍貴記錄。⁴⁷⁾另外，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的『清末教案』，收集的資料包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保存的清政府檔案，英國會議文件，美國對外關係文件史料，法國外交文件及『使信月刊』中關於教案的史料。⁴⁸⁾

統計文獻中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教士，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五年英國長老會共派遣二十位傳教士來台，其中七位醫生，八位牧師及五位女傳教士。⁴⁹⁾另有兩位牧師，一位醫生於一八九五年來台。至一八九五年止，英

4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74-1977)，『教務教案檔』，第二至五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44)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4)，『籌辦夷務始末選輯』，台灣文獻叢刊第203種(三冊)(台北：台灣銀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7)，『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台灣文獻叢刊第236種(台北：台灣銀行)；寶璽等修，『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收入沈雲龍主編(1971)，『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62輯(台北：文海出版社)。

45)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呂實強(1977)，「總理衙門檔案中有關台灣之史料」，『台灣人文』，創刊號(1977年10月)，頁51-58。

46)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4)，『法軍侵台檔』，第一至四冊(台灣文獻叢刊第192種，台北：台灣銀行)。

47) 『淡新檔案』(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藏)；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淡新檔案(二)』，第一編 行政(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5)；戴炎輝，陳棋炎，曾瓊珍(1950)，「有關台灣基督教兩件資料」，『台灣文化』，第6卷2期(1950年5月)，頁61-72。

4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1996)，『清末教案』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第一冊：中文檔案(1842-1871)(北京：中華書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2006)，『清末教案』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第六冊：英國議會文件選譯(北京：中華書局)。

49) Campbell,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國長老會共在台灣成立三十七個教會，受洗的成人信徒達一四四五人，領洗的兒童人數為一二九七人。⁵⁰⁾ 加拿大長老教會自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五年，共派遣五位傳教士來台，其中包括一位醫生和四位牧師。⁵¹⁾ 一八九一年的統計指出，加拿大長老教會在台灣北部共計有禮拜堂五十所，本地傳道師五十二名，傳道學生三十名，聖經宣道婦(Bible women)二十四名，漢人信徒七八四名，平埔族信徒一八二一名，信徒共計二六〇五名，學堂男女兒童計一五〇名。⁵²⁾ 英國及加拿大長老教會駐台傳教士，分別如下表一和表二：

表一：英國長老教會駐台傳教士(1865-1895年)

姓名	職務	駐台時間	備註
馬雅各James L. Maxwell	醫生	1864-1885	
李庠Hugh Ritchie	牧師	1867-1879	死在台灣
德馬太Matthew Dickson	牧師	1871-1879	
甘爲霖William Campbell	牧師	1871-1918	
巴克禮Thomas Barclay	牧師	1875-1935	死在台灣
施大闢David Smith	牧師	1876-1882	
安彼得Peter Anderson	醫生	1879-1910	
李庠牧師娘Mrs. Hugh Ritchie	教師	1880-1884	
涂爲霖William Thow	牧師	1880-1894	死在台灣

Formosa, p.xxxi.

50) 一八九五年領聖餐者為一二五六人，另有一八九人被禁領聖餐。「人數單-1895」，『台灣府城教會報』，第131卷，1896年2月，頁15。

5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473。

52) 『中國海關十年報』，1893年。引自賴永祥，卜新賢，張美惠纂修(1960)，『台灣省通志稿』，卷三「政事志外事篇」(台北：台灣省文獻會)，頁151。

馬姑娘E. Murray		1880-1883	
買雅各James Main	牧師	1882-1884	
修爲森W. R. Thompson	牧師	1883-1887	
余饒理George Ede	教師	1883-1896	
萊約翰John Lang	醫生	1885-1893	
文安姑娘Annie E. Butler	教師	1885-1924	
朱約安姑娘Joan Stuart	教師	1885-1918	
萬眞珠姑娘Margaret Barnett	教師	1888-1933	
盧嘉敏Gavin Russell	醫生	1888-1892	死在台灣
宋忠堅Duncan Ferguson	牧師	1889-1923	
金醫生Murray Cairns	醫生	1892-1895	
梅甘霧Campbell N. Moody	牧師	1895-1931	
蘭大衛David Landsborough	醫生	1895-1939	
廉德烈A. B. Nielson	牧師	1895-192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頁469-476，Edward Band(1947)，*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pp. 588-594. William Campbell(2004)，*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1910.*(台南：教會公報社)，頁85-86。

表二：加拿大長老教會駐台傳教士(1872-1895年)

姓名	職務	駐台時間	備註
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	牧師	1872-1901	死在台灣
華雅各J. B. Fraser	醫生	1875-1877	
閻虔益K. F. Junor	牧師	1878-1882	
黎約翰John Jamieson	牧師	1883-1891	死在台灣
吳威廉William Gauld	牧師	1892-1923	死在台灣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頁473。

III. 傳教士的海洋經驗

1. 航海經驗

十九世紀由母會(Mission)差派來台的傳教士，必然經歷從母國到台灣的海上經歷，在傳教期間亦透過船隻作為交通工具，期間往返母國，或東亞各地，他們在台灣附近海域有什麼樣的海洋經歷，透過這些經歷我們可以觀察到什麼？當傳教士與海洋相遇時，特別是到了東亞海域或環台灣海域時，傳教士在具體地與海洋接觸的過程中，如何去經驗海洋，書寫海洋？又是透過怎樣的文化機制去認識海洋？這裡我們透過傳教士的航海路線，海上生活及其在環台灣海域遭遇的風浪經驗，來探討傳教士的海洋經驗。

一八四二年香港開放通商之後，東西往來更加頻繁。一八五八至一八六〇年中英法簽訂天津和北京條約，台灣開放淡水，雞籠(今基隆市)，台灣府，打狗四個港口與外國通商。台灣成為到達朝鮮，日本的中途站，開始有汽船在台灣海域航行，船隻噸位介於一百噸到三百噸之間，但多數無法停靠於港口。由於淡水和安平為沙岸，港口淤積嚴重，雞籠港可停兩、三艘噸位大的船隻，但打狗只能容納輕型船隻。⁵³⁾

多數的傳教士是輾轉經由第三地來到台灣，香港是當時東西方船隻來往的主要港口，馬偕，甘為霖都是先抵達香港，然後在廣東，福建沿海活動，觀摩，學習語言，再由廈門來到台灣。甘為霖由利物浦(Liverpool)搭船往香港，由香港到廈門，再由廈門到台灣。馬偕則是由多倫多坐火車到舊金山，由舊金山搭船途中停靠橫濱，再抵達香港，之後再由香港至汕頭。在汕頭與施密士(George Smith)牧師同工一段時間後，再搭船至廈門，

53) 白尚德著，鄭順德譯(1999)，『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台北：南天書局)，頁46。

再至台灣。傳教士由加拿大或英國前往台灣的途中，除了路上交通工具，汽車，火車外，大部分時間要在海上渡過。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一日，馬偕在舊金山乘「美國號」汽輪前往香港，他描述當時的心情：「我終於剩下孤單一人。這種經驗現在很尋常，但是當時，我的感覺卻是很新鮮，很奇怪。我並不害怕，也不覺得懊悔或高興。⁵⁴⁾ 漫長的海上生活，傳教士除了負責主領船上的禮拜和講道，並且會與同船將前往中國，日本，暹羅的傳教士一起舉行禱告會，分發福音小冊。⁵⁵⁾ 馬偕紀錄他在船上閱讀大量相關中國的書籍，以渡過海上生活，包括衛三畏(William)『中國歲月』(*Years in China*)，『中國總論』(*Middle Kingdom*)，史密斯(N. L. S. Smith)所著的『對中國與中國人的觀察』(*Observation on China and the Chinese*)，杜古樂牧師(Rev. Justus Doolittle)『中國人的社會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史比爾(Speer)的『中國與美國』(*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⁵⁶⁾

十九世紀從廈門到台灣，並沒有汽船可搭，橫渡海峽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帆船。渡航來台的船隻通常相當簡陋，船上的衛生條件不佳。甘為霖從廈門渡台時描述：「那條又破陋又難聞的船隻」。⁵⁷⁾ 馬偕從廈門渡台，即使船長將房間借給馬偕，那房間仍然是「臭靴子！臭襪子！臭外套!!!煙草可怕的味道。⁵⁸⁾

船隻到達台灣後，通常無法直接靠岸。甘為霖在靠近打狗時，船隻停在港外，再乘竹筏轉接靠岸。從帆船至竹筏，必須沿著繩索往下滑，再「

54)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8.

55) Mackay, 『馬偕日記 I:1871-1883』, 頁19.

56) Mackay, 『馬偕日記 I:1871-1883』, 頁16-20.

57)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2.

58) Mackay, 『馬偕日記 I:1871-1883』, 頁26.

奮力跳至竹筏，拉緊竹筏上的桿子，行李則是用拋接的方式，從帆船上丟至竹筏。兩個船夫在前後划槳，「湍急的波浪所激起的浪花，毫不留情的往我們身上飛濺過來」。⁵⁹⁾ 馬偕搭乘雙桅帆船金陵號，抵達打狗時，亦再轉搭小舢舨登岸。⁶⁰⁾

十九世紀台灣島內的路上交通仍然不方便，沿海城市間的交通經常是透過沿岸的航行。一八七一年十二月十日，甘爲霖從打狗登岸，翌日由水路到達安平。⁶¹⁾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馬偕從打狗登岸，三月七日，由李麻牧師陪同同搭「海龍號」從打狗出發至淡水，翌日停靠安平，德馬太醫生加入同行，三月九日抵達淡水。⁶²⁾ 從打狗至淡水航行時間約兩天。馬偕在回憶錄裡描寫道：「從淡水港的汽船甲板上初次看到北台灣確實很美。我們都站著凝視，印象深刻。」⁶³⁾

航行並不只是空間上的移動，也代表著焦慮的流動。不安與焦慮伴隨著傳教士遠渡重洋，航向一個未知的「黑暗」國度。這會有兩個層面的探討，一是對於航行的不安，這點在傳教士遇到海上風浪時，會更明顯流露；另一是對於航向「未來」和「未知」國度的不安。傳教士們帶著十九世紀西方對東方的既有印象，將抵達一個「落後」，「蠻荒」之地，必然在記錄中顯示出不安。有趣的是，西方人帶著西方中心，西方優越的世界觀，向世界擴展，而傳教士又夾雜著基督教救贖的觀念，所以到東方傳教的前提往往帶著「至黑暗世界拯救世人」的概念成行。

59)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3.

60) Mackay, 「馬偕日記 I:1871-1883」, 頁26.

61)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16.

62)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32.

63)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33.

2. 風浪經驗

這個小節主要探討，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的回憶錄，文獻中關於海洋空間的「風浪，災難書寫」呈現出怎樣的特質？如何再現？傳教士如何去回應這個特殊的經驗？

台灣位於歐亞大陸的東緣外海，是東亞海上交通的要衝。在氣候及海流的影響下，環台灣附近的海域時常發生海難。台灣附近海象受季風及洋流影響，冬季有強烈東北季風，夏季則有颱風。而黑潮流經台灣東部，進入東海，然後轉向東北，經琉球流向日本。黑潮中有一支流經巴士海峽，西流進入台灣海峽，沿海峽北上，出台灣北部海面在東海與黑潮主流匯合。洋流對氣候之影響，主要為氣溫與降水。然台灣夏季盛行西南季風，對黑潮而言恰為離岸風，故黑潮上方之暖濕空氣無法進入台灣。反而是經由東部海面侵襲台灣的颱風，在黑潮流經海域，吸取大量水汽與能量，因而強度大為增強，為台灣帶來之災害更為嚴重。⁶⁴⁾

除了季風外，台灣附近海域沙洲，礁石，暗流密佈，特別是澎湖附近海域「各島星羅密布，遠近錯列，港道行迴，礁汕隱伏水中」，中外船隻駛經澎湖海域「每視為畏途」。⁶⁵⁾ 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全世界不少的海員在接近台灣時都會有慘痛的經驗。首先是附近海域經常有颱風；其次，附近海域有危險的沙洲和險峻的岩石岬。十九世紀關於台灣海域的謠言甚多，有的傳言這裡大海狂怒，能將所有船隻大口吞下，有的傳言不同國籍的船員被島上原住民抓去當奴隸，在海難不斷下，製造了集體想像的恐怖故事。⁶⁶⁾

64) 陳國彥，楊貴三編纂(1995)，「重修台灣省通志」，卷二「土地氣候篇」(南投:台灣省文獻會)，頁34。

65) 林豪(1958)，「澎湖廳志」，台灣文獻叢刊第51種(台北:台灣銀行)，頁13。

66) 白尚德(1999)，「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頁45-53。

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日，英國長老教會宣道會派麥大闢(David Masson)牧師前往台灣，但船隻在台灣附近海域遭強浪打翻，慘遭不幸，無人生還。⁶⁷⁾ 成爲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的第一宗海難。一八七一年甘爲霖由廈門到台灣的途中遇上風浪，「船隻搖晃到了極點」，並且在離開廈門往東行時，撞上了一艘漁船。甘爲霖回憶：「我至今依稀可以聽到，那些可憐的溺水漢人的喊叫聲。⁶⁸⁾ 一八七二年馬偕由廈門搭「金陵號」帆船橫渡台灣，他回憶道：「這段海峽之旅，是自離開加拿大以來，最後的旅程，也是最難受的旅程。晚上黑漆一片，烈風怒吼，海浪洶濤。⁶⁹⁾ 馬偕在日記中描述，他由廈門往台灣的航行中，「噢！我的天，什麼樣的夜晚。全能的上帝阿！我能由這種前後顛簸的景況生還嗎？整艘船幾乎翻倒過來，而我也差一點摔出去。⁷⁰⁾ 一八七二年三月七日，馬偕與李麻由打狗搭乘「海龍號」北上，途經台灣府，與德馬太醫師會合。三月八日，上午十一點出發，行經澎湖海域「恐怖的天氣，海洋狂暴，浪花洶湧。暈船暈的像狗一般。台灣海峽猛烈的拋擲我們可憐的『海龍號』，而它也確實向『海蛇』般的翻轉。⁷¹⁾ 顯見環台灣海域的海象不佳，特別是澎湖與台灣之間的海域。

傳教士的渡台經驗，符合十七至十九世紀台灣地方史料中，對於台灣海域洋流「險惡」，「驚濤鼎沸」的航行紀錄。⁷²⁾ 根據統計，從一七二九年至一八三八年間，估計有八十六艘軍方及官府的船隻失事。失事地點以澎湖附近海域爲主，失事時間以六、七月最高，造成失事的最主要原因則是

67)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pp.172-173.

68)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16.

69)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p.30-31.

70) Mackay, 「馬偕日記 I:1871-1883」, 頁26.

71) Mackay, 「馬偕日記 I:1871-1883」, 頁37.

72) 吉尾寬著，顧雅文譯(2008)，「台灣海流考－漢籍文獻中記述的台灣周邊海流與黑潮遭遇」，「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第6期(2008年10月)，頁163-189.

海上的颶風。⁷³⁾ 資料記載中，外籍航海人員航行於台灣海域時，經常指出台灣海峽風浪對船隻的威脅。一八三二年美國傳教士高理文(Elijah C. Bridgman)在廣州發行的『中國叢報』中便指出船隻航行於台灣海峽的危險。⁷⁴⁾

IV. 傳教士的海洋書寫

1. 東方印象

西方人如何看待東方是一個熱門的討論話題，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這個問題的複雜性。⁷⁵⁾ 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如何描述台灣？而台灣人如何描述外國人與外國傳教士？由於不同的生活背景，使得外來者，旅行者對於不同群體間的文化差異，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旅行者會特別留意他們所認為奇特的事物，遊記便是在文化刻板印象(cultural stereotype)與個人觀察(personal observation)間交織互動而成。⁷⁶⁾

初到台灣的傳教士對於任何的事物都感到好奇。一八七二年馬偕越過太平洋「船在橫濱港停靠時，我第一次看到東方人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

73) 黃衡五(1956), 「台灣海峽沈船事件之記錄」, 『台南文化』, 第5卷2期(1956年7月), 頁78-85.

74) 湯熙勇, 「清代台灣的外籍船難與救助」, 收入湯熙勇主編(1999),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第七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頁547-583.

75) 相關研究可以參見, Colin Mackerras(199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周寧(2006), 『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上卷, 下卷)(北京:北京大學).

76) Peter Burke(1997), "The Discreet Charm of Milan: English Travell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Peter Burke,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Polity Press), pp.99-101.

覺得新鮮，很有趣。⁷⁷⁾ 一八七一年十二月，當甘爲霖在廈門搭船時，船長得知甘爲霖要到台灣時，船長「擔心我會成爲島上野蠻人的一塊嫩肉」。⁷⁸⁾ 而甘爲霖初到台灣時描述道：「沿途中，幾乎每樣事物都能引起外來遊客的注意。路邊的乞丐相當悲慘，其中很多人都患了癲瘋病。……走在路上，常常可以遇到一副可憐虛弱模樣的佛教和尚。⁷⁹⁾ 一八七二年拜訪埔社時，甘爲霖描寫高山原住民是「我深深同情的可憐人。⁸⁰⁾ 馬偕在回憶錄中直接表達他對原住民，特別是平埔族的看法，他認爲「越與他們相處就越清楚看出馬來人種的低劣。⁸¹⁾ 我們從這裡可以觀察出，傳教士如同其他東來的西方人，會帶著西方優越的角度來看待東方。馬偕在海上描述，「我想到將來到底會是什麼樣子。海很大。遠處的地方，那裡有異教黑暗的夜晚，那裡有憎恨的殘暴。⁸²⁾

多數而言，台灣並不是傳教士們心目中的主要目的地，他們都知道十九世紀的台灣生活條件簡陋，衛生，氣候都難以忍受，身心還要受到嚴重考驗。甚至有傳教士認爲「在那裡住上六個月，就會得病或變瘋……」。在外國人眼中，台灣讓人感到害怕，是海盜，土匪出沒的地方。「但受到上帝的啓示，爲了拯救島上居民的靈魂」，傳教士將福音傳至台灣。⁸³⁾

有趣的是，西方在描述東方的同時，東方同時也在描寫西方，傳教士在向海外傳遞台灣形象的同時，台灣同時也在塑造對外部世界的觀點。隨著

77)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9.

78)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15.

79)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17.

80) 羅效德編譯(2006), 「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 頁124.

81)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p.205-208.

82)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8.

83) 白尙德(1999),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 頁80-82.

台灣開港，商人，傳教士，探險家，旅行者陸續進入台灣，有些甚至在台灣久居，開始對於台灣社會與文化產生不同程度的瞭解。十九世紀台灣與西方接觸是一個雙向的過程，西方開始探索台灣，同時意味著台灣也正在認識西方。當台灣人用驚異的眼光觀察外國人時，外國人也用好奇的心態記錄下他們所接觸的台灣。十九世紀來台的外國商人，傳教士，外交官員或者是旅行記者，透過不同身份與角度，觀察記錄台灣。這些著作與報導資料，成為當時西方世界對台灣認識的重要來源，逐漸建立起西方人眼中的台灣形象。而相互觀看的過程中，會有許多驚奇的發現，原本習以為常的事物，風俗習慣甚至身體長相都會被鉅細靡遺的描述。或許我們應當意識到探險家乃至傳教士所描述的台灣不是真實，也不是虛構，所反應的是異文化觀看後的呈現。

一般群眾對於外國人的行動也感到好奇。台灣人對外國人的統稱是「番仔」，初到淡水的馬偕認為他獨自身處在一個憎恨，蔑視「番仔」(barbarian)的處境中。⁸⁴⁾ 在南部的巴克禮，群眾看到他，經常喊他「紅毛番!紅毛番!」。⁸⁵⁾ 在一般人眼中，戰爭，不平等條約，開港，外國商人及傳教士的到來，是一件前後相因的事。⁸⁶⁾ 教會一方面認為戰爭與基督教的精神背道而馳，另一方面卻也認為這些條約將使福音廣播。⁸⁷⁾ 從民衆的角度來看，台灣開港後外國勢力入台，商人與傳教士接踵而至，這些外國人都是「洋鬼子」，都是「番仔」。事實上，來台的外國人形形色色，身份與目的各不相同。馬雅各認為民衆所憎惡的不是傳教士，而是所有的「洋鬼」，因為洋人的作為，導致傳教士遭到群眾的誤解。⁸⁸⁾ 不論在中國或台灣，傳教士

84)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37.

85) 漁人(1975),「懷念巴克禮博士」,『台灣教會公報』,1975年3月16日,第4版。

86)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頁9。

87) Johnston, *China and Formosa*, pp.4-5.

都被人看不起，因為他們受到條約保護，⁸⁹⁾ 而希望趕走這些不速之客。

台灣民間傳言「西人傳邪教，迷惑人心，甚至挖小孩心臟或眼睛去煉丹製藥出售。⁹⁰⁾」番仔快要來設教，想要霸佔人們的傢私，若要入教加入他們，必須破公媽牌，神祖牌，除偶像。又說，人們吃了他們的藥之後就會加入他們的教，雖是豬，狗也會受迷惑隨著他們去。⁹¹⁾聽起來荒謬，但卻是當時人心理的反射，反應對「番仔」的懷疑，鄙視與恐懼。這些對基督教的論述，反映了人們對「異己」身體的恐懼，說明了人們對「異文化」的排斥，更說明了人們對外來勢力的不安與焦慮。孔漢思(Hans Küng)指出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和所有的白種人一樣相信自己的種族優越，一旦面對他國本地傳統問題，他們十有八九表現得不體諒，不變通並且桀驁不馴。⁹²⁾雖然多數的台灣漢人對於傳教士是冷漠的，甚至將基督教看成是虛構的，認為「這些傳教士到這裡不過是說故事而已」。⁹³⁾但是當人們開始意識到實際利益或既有社會秩序將遭到挑戰時，敵不過洋人的他們，只好轉以負面文宣詆毀，嘲弄基督教。鄉紳捍衛的重心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知識系統，而一般群眾固然也隨鄉紳捍衛「正道」，但他們更注重的是保衛鄉土風俗和日常倫理的穩定性。⁹⁴⁾教徒不燒香，不拜佛，不祭祖，

88) James. L. Maxell, "Letter August 4, 1868," *Messenger and Missionary Record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England*, December 1868, p.264.

89) 白尚德(1999), 「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 頁82.

90) 李嘉嵩(1979), 「100年來」(台南: 人光出版社), 頁5.

91)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編(1997),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 頁35.

92) 秦家懿, 孔漢思著, 吳華譯(1990), 「中國宗教與基督教」(北京: 三聯書店), 頁209.

93) Fernandez,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p.48.

94) 程歌, 張鳴(1995), 「晚清鄉村社會的洋教觀—對教案的一種文化心理解釋」, 「歷史研究」, 1995年第5期, 頁113.

教堂男女雜處，這對社會群眾而言已經破壞了傳統與人倫秩序。

2. 宗教連結

當傳教士在海上航行時，面對茫茫大海，時常懷疑來台灣的抉擇。當馬偕由舊金山往香港的途中，便懷疑「我還有機會回到我的故鄉嗎？而我的生命，它經得起這種可怕的遭遇嗎？我會做了錯誤的抉擇嗎？」⁹⁵⁾ 海上的孤單與遭遇的風浪，經常讓傳教士感到徬徨，這時宗教信仰在傳教士遭遇危險，苦難時，成為最重要的依靠。傳教士會將他們在海上的經歷，遭遇的風浪，經歷的寂寞與孤單，連結至宗教信仰。馬偕在日記中便寫道：「好吧！這就是生命之旅吧！如果黑暗之後就是光明，那麼我在這恐怖的夜晚之後應該會有一個崇高的未來吧！」⁹⁶⁾

將海上的風浪遭遇連結至『聖經』中的人物或場景，是傳教士海洋書寫的特色。甘為霖將他從廈門到台灣，搭乘小帆船橫渡海峽的經歷，比喻為舊約中的約拿。甘為霖認為：「我當時的體驗與約拿很像。」⁹⁷⁾ 舊約『聖經』『約拿書』中記載：「耶和華的話臨到亞米太的兒子約拿，說：『你起來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為他們的惡達到我面前。』」⁹⁸⁾ 約拿不想接受這項委派，他朝著相反的方向逃跑，乘船往他施(可能是今日的西班牙)去。途中約拿的船遇到大風浪，船上的水手都十分懼怕，「各人哀求自己的神」，而約拿則在艙底睡著了。水手們喚醒約拿後，他們一同擊籤，看看究竟是誰惹來這場災禍，結果把約拿掣出來。此時約拿才表明自己

95)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8.

96) Mackay, 「馬偕日記 I:1871-1883」, 頁26.

97) Campbell, *Sketches From Formosa*, pp.15-16.

98) 「約拿書」, 第1章1, 2節, 『聖經』(香港:聯合聖經公會, 1996, 新標點和合本), 頁1026.

是希伯來人，他正逃避上帝的委派。眾人試圖將船靠岸，但無法成功。約拿請水手們把他拋進海裏，水手們將約拿拋下海後，海浪就平息了。而約拿被一條大魚吞了，他在魚腹中三日三夜。約拿在魚腹中懇求耶和華，並說必償還所許的願，於是大魚聽從耶和華的吩咐，把約拿吐在旱地上，耶和華向約拿重申他的吩咐，約拿不再逃避，遵從前往尼尼微。⁹⁹⁾ 甘為霖將他的經驗對應到『聖經』中的約拿，顯然在海上遭遇風浪時，心中經歷了一番掙扎。

馬偕則將自己的經驗比喻為「我們早晚都會進入客西馬尼園」。¹⁰⁰⁾ 客西馬尼園是耶穌在被釘十字架前禱告的地方。耶穌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¹⁰¹⁾ 耶穌這句在客西馬尼園禱詞，常被基督徒引用在做重大抉擇時。當耶穌進入客西馬尼園禱告時，怕所做的決定是出於自己的需要，而忽略了上帝的旨意，因此向上帝祈求，希望上帝的旨意能夠顯明出來。當馬偕在窄小的船艙，遇到風浪，不免產生「心神猶豫」。信仰是傳教士遇到風浪時的依靠，馬偕經常讀「詩篇」四十六篇，「這篇詩篇常常帶給我許多的安慰和平安！當海浪兇濤時，我讀它。當暴風雨在太平洋激起最瘋狂，最無情，最可怕的風浪時，當異教徒的憎恨和殘酷的海水升起時，聖經上，『上帝是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這些話啓開了進到上帝跟前的大門。那天在艙房裡，我把這篇經文一遍又一遍的讀」。¹⁰²⁾ 從上面論述觀察，傳教士的海洋書寫中，經常出現『聖經』中的人物與場景，傳教士將自己的遭遇與『聖經』中的故事相比擬，並由此做為海上遭遇的依靠。

99) 「約拿書」，第1-3章，『聖經』，頁1026-1027。

100)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p.28-29.

101) 「馬太福音」，第26章39節，『聖經』，頁33。

102) Mackay, *From far Formosa*, p.28.

V. 結語

台灣四面環海，其文化之形成與海洋有密切之關係。島上之居民源自海洋的拓殖，並發展海洋貿易，其風土民情，直接或間接受海洋及氣候之影響。台灣的各個族群，都有海洋活動的經驗，平埔族人駕駛側翼板船，配合洋流，季風航行，東海岸的卑南族有海祭，蘭嶼的達悟人更是典型的海洋民族。而從清領時期到戰後台灣，渡過「黑水溝」，便成為台灣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

十九世紀來台的傳教士，留下相當豐富的資料。這些資料不僅是教會史研究的體材，更重要的是傳教士的日記，回憶錄，報導等，記錄了許多十九世紀台灣的風土民情及日常生活，同時這些記錄也反應了外國人眼中的台灣。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十九世紀來台傳教士的海洋經驗與書寫，傳教士的海洋經驗符合十七至十九世紀地方志中，對於台灣海域洋流「險惡」，「驚濤鼎沸」的航行紀錄。同時，傳教士對海洋的描述經常連結到宗教的意象中，將越過大海，當成是一種挑戰。

同時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無論傳教士是透過實地觀察或閱讀行為來認識台灣或東亞，他們並非只是被動承載，反映所處環境的訊息，而是在基於預設關懷下，加以主觀詮釋，理解東亞或台灣。換言之，傳教士不僅是以歐美政治意識，基督教文化價值觀詮釋亞洲，同時也基於改變中西往來模式，實踐在華傳教目標的現實關懷來理解東方。

참고 문헌

檔案, 史料

『台灣府城教會報』, 1885年6月至1891年12月.

『台南府教會報』, 1892年1月至1893年12月.

『台南府城教會報』, 1893年1月至1905年12月.

『台南教會報』, 1906年1月至1913年6月.

『台灣教會報』, 1913年7月至1932年7月.

『台灣教會公報』, 1932年至2000年.

『使信全覽』, 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 200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教務教案檔』, 第二至五輯,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197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 『清末教案』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 第一冊:中文檔案(1842-1871), 北京:中華書局, 199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 『清末教案』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 第六冊:英國議會文件選譯, 北京:中華書局, 2006.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編, 陳宏文譯,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 台南:人光出版社, 1997.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台灣私法物權篇(第八冊)』, 台灣文獻叢刊第150種, 台北:台灣銀行, 1963.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法軍侵台檔』, 第一至四冊, 台灣文獻叢刊第192種, 台北:台灣銀行, 1964.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 台灣文獻叢刊第203種(三冊), 台北:台灣銀行, 1964.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籌辦夷務始末選輯補編』, 台灣文獻叢刊第236種, 台北:台灣銀行, 1967.

林豪, 『澎湖廳志』, 台灣文獻叢刊第51種, 台北:台灣銀行, 1958.

張秀蓉編, 『A Chronology of 19th Century Writings on Formosa』, 台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 2008.

淡新檔案校註出版編輯委員會編, 『淡新檔案(二)』, 第一編 行政, 台北:國立台灣大

學, 1995.

陳國彥, 楊貴三編纂, 『重修台灣省通志』, 卷二「土地氣候篇」, 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1995.

教會出版品

黃六點主編(1972),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教會大觀—北部設教百週年紀念刊』, 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黃武東, 徐謙信編(199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歷史年譜』, 台南:人光出版社.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編(196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 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黃茂卿(199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九十年史(1865-1955)』, 台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

賴永祥, 卜新賢, 張美惠纂修(1960), 『台灣省通志稿』, 卷三「政事志外事篇」, 台北:台灣省文獻會.

賈望等修,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 收入沈雲龍主編(1971),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62輯, 台北:文海出版社.

Campbell, William(1910).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in South Formosa*. Hastings: F. J. Parsons, Ltd., 1910. Reprint. 『台南教士會議事錄』, 台南:教會公報社, 2004.

Fernandez, Pablo(1959). *One Hundred Years of Dominican Apostolate in Formosa (1859-1958)*. Philippines: University of Sto. Tomas, 1959. Repri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ed, 1994.

Fernandez, Pablo著, 黃德寬譯(1991), 『天主教在台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 台北:光啓出版社.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s Archives, 1847-1950.(PCEFMA)中歷: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藏.

日記, 回憶錄

李嘉嵩(1979), 『100年來』, 台南:人光出版社.

Band, Edward(1936). *Barclay of Formosa*. Tokyo: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1936.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1972.

Band, Edward(1947). *Working His Purpose Out: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 Presbyterian Mission, 1847-1947*. London: Publishing Offic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1947.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1972.
- Barclay, Thomas, 「初代教會的信徒」, 收入井川直衛編, 邱信典譯(1997), 「巴克禮的心靈世界」, 台北:雅歌出版社.
- Campbell, William(1889).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vol. I - II. London: Trubner & Co., 1889.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1972.
- Campbell, William(1915). *Sketches From Formosa*. London: Marshall, 1915.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1972.
- Johnston, Jas(1897). *China and Formosa: The Story of The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1897.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1972.
- Mackay, George Leslie. J. A. Macdonald ed.(1895), *From Far Formosa: The Island, Its People and Miss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5. Repri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1.
- Mackay, George Leslie著,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策劃翻譯(2012), 「馬偕日記 I:1871-1883」, 台北:玉山社.
- Mackay, George Leslie著,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策劃翻譯(2012), 「馬偕日記 II:1884-1891」, 台北:玉山社.
- Mackay, George Leslie著,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會,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史蹟委員會策劃翻譯(2012), 「馬偕日記 III:1892-1901」, 台北:玉山社.
- Mackay, George Leslie著, 周學普譯(1960), 「台灣六記」, 台北:台灣銀行.
- Mackay, George Leslie著, 林晚生譯(2007), 「福爾摩沙記事:馬偕台灣回憶錄」, 台北:前衛出版社.
- Mackay, George Leslie著, 林耀南譯(1959), 「台灣遙寄」, 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Mackay, George Leslie著, 陳宏文譯(1996), 「馬偕博士日記」, 台南:人光出版社.
- Pickering, W. A(1898). *Pioneering in Formosa: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98. Reprint. Taipei: Ch'eng-wen, 1972.

專書

- 白尙德著，鄭順德譯(1999)，「十九世紀歐洲人在台灣」，台北：南天書局。
- 周寧(2006)，「天朝遙遠：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上卷，下卷)，北京：北京大學。
- 林治平主編(1998)，「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 秦家懿，孔漢思著，吳華譯(1990)，「中國宗教與基督教」，北京：三聯書店。
- 張妙娟(2005)，「開啓心眼：『台灣府城教會報』與長老教會的基督徒教育」，台南：人光出版社。
- 費德廉(Douglas Fix)，羅效德編譯(2006)，「看見十九世紀台灣－十四位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故事」，台北：如果出版社。
- 蔡蔚群(2000)，「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賴永祥(1990)，「教會史話」，第一輯，台南：人光出版社。
- 賴永祥(1992)，「教會史話」，第二輯，台南：人光出版社。
- Burke, Peter(1997).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Latourette, Kenneth S(1929).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 Mackerras, Colin(199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lls, Andrew F(2002). *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Faith*.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 Willston Walker著，謝受靈，趙毅之譯(1998)，「基督教會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論文

- 吉尾寬著，顧雅文譯(2008)，「台灣海流考－漢籍文獻中記述的台灣周邊海流與黑潮遭遇」，「白沙歷史地理學報」，第6期(2008年10月)。
- 吳學明(2006)，「『台灣府城教會報』及其史料價值」，收入吳學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研究」，台北：宇宙光，2006年。
- 呂實強(1977)，「總理衙門檔案中有關台灣之史料」，「台灣人文」，創刊號(1977年10月)。

- 李金強(2006),「從『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看清季台灣基督教的發展」,收入李金強,『聖道東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之研究』,台北:宇宙光,2006年。
- 翁佳音(1990),「室藏『台灣府城教會報』介紹」,『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7期(1990年12月)。
- 湯熙勇(1999),「清代台灣的外籍船難與救助」,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七輯(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 程 獻,張 鳴(1995),「晚清鄉村社會的洋教觀—對教案的一種文化心理解釋」,『歷史研究』,1995年第5期(1995年)。
- 黃衡五(1956),「台灣海峽沈船事件之記錄」,『台南文化』,第5卷2期(1956年7月)。
- 葉振輝(1990),「安平砲擊事件前夕的地方交涉」,收入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編,『台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台南市政府,1990年。
- 戴炎輝,陳棋炎,曾瓊珍(1950),「有關台灣基督教兩件資料」,『台灣文化』,第6卷2期(1950年5月)。
- 魏外揚(2002),「來台基督教宣教士傳記之研究」,收入林治平主編,『從險學到顯學:二〇〇一年海峽兩岸三地教會史研究現況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2年。
- 魏外揚(1998),「英國長老會海外宣教檔案中台灣部分之評介」,收入林治平主編,『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傳播中心,1998年。

Abstract

The Ocean Writing and Experience of the Missionaries
in 19th Century Taiwan

Wang, Cheng-Wen*

Although researchers have given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Taiwan, but the historiography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aiwan during the 19 century is a realm that has been more or less neglected to pres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research through the record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ary to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ocean experience of missionaries, and the writing of the ocean. In an overall view, the ocean writing of missionaries provides us a new look to observe Taiwan from an external perspective and helps us to know, what is the western knowledge of the Orient.

Key Words

19th Century, Taiw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cean writing

교신 : 王政文 臺灣 東海大學 歷史學系
(E-mail : chengwenw@thu.edu.tw)

논문투고일 2012. 12. 14.

심사완료일 2013. 02. 05.

게재확정일 2012. 02. 15.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unghai University